

鬼窝里喷出的火

何玉清小说 剧本集



鬼窝里喷出的火

——何玉清小说、剧本集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鬼窝里喷出的火

——何玉清小说、剧本集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总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 8.25 印张 190(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8.00 元

ISBN 7—5043—2649—6/J·186

目 录

小 说

鬼窝里喷出的火·····	1
半夜笑声·····	6
皮带哗哗响·····	89
红石崖罢工·····	98
棱角·····	112
刘海庚一家·····	128
情仇·····	165

剧 本

[电视剧] 故国情(上集)·····	222
[广播剧] 燃烧·····	243
后记·····	261

“鬼窝”里喷出的火

红石崖上的石头，是用鲜血染红的，红石崖上的鲜花，是用鲜血灌溉的。

——老工人的话

引子 已经是晚上10点了，情况十分紧急

“叮铃铃，叮铃铃！”

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把矿长赵玉升从睡梦中惊醒。他从值班床上爬起身，下意识地拿起话筒，还没来得及发问，对方就把一个几天来弄得他坐卧不宁的坏消息送了过来：

“是赵矿长吗？我是韩忠，刚才‘403’头部皮带来电话，三部皮带尾部发现浓烟！”

“什么？三部皮带尾部发现浓烟？”

他一下子从床上翻了下来。一瞬间，血液在所有血管里变成凝结的固态。他手里拿着话筒说不出一句话来，大脑毫无秩序地闪动着几个可怕的字眼：浓烟，烈火，爆炸，煤尘，死亡……

“喂！喂！4818工作面的工人现在怎样？”不知是什么力量

“鬼窝”里喷出的火

促使他立刻恢复了平静。他动作麻利地点燃了一支烟，对着话筒大声喊道。

“工作面电话要不通！里面情况不明。”对方的回答又象铁锤似的，在他心头狠狠砸了一下，他蹙起眉头，沉思了片刻，狠命地把半截香烟一甩，果断地对着话筒说：

“马上通知三区停产，‘403’盘区立刻撤人，准备返风。另外，和4818再联系。”他清楚地知道‘403’巷道煤尘大，机电设备又不完好，一旦发现火情，煤尘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现在，他看了一下手腕上的那块手表，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情况十分紧急。他又通知老韩要矿、区领导到三区后，便拉开门向采煤三区大步走去。

闷热了整整一天，现在才有点凉意。赵玉升大步流星地走着，里面的红背心早已被汗水湿透了，更使他烦躁不安。“403”开采两个月以来，洒水问题就是得不到彻底解决，后来他看到煤尘大，因此决定停工，先建蓄水池。但是一直反对“403”上马的党委书记杨振新却一反常态，看到“403”能多出煤，竟让坚持生产，今天又是高产战役……

现在，“403”发现浓烟，把回采人员堵在工作面。矿工的生命，矿井的存亡，都……他不敢再往下想了。

一个旋风吹了过来，刮得杨树叶哗哗直响。他抬起头来望了眼天空，星星不见了，月亮藏了起来，东北方一大块乌云向南滚了过来，真有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势。又是一个更大的旋风卷了过来，飞沙走石，纸屑、柴草打着旋子在半空中狂舞。“鬼天气！”他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嘴里狠狠地骂了一句。

三区的主井架模模糊糊地看到了。这是一个有五十多年矿龄的老井口，它座落在羊角河南崖的山脚下，一座三墩水泥

“鬼窝”里喷出的火

桥是它唯一的通道。一过小桥拐角，眼前立刻变成了一片光明世界，各类荧光灯和大小不等的电灯亮光把天和地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紧挨河岸是五百平方米的工业广场。工业广场后面便是4.5米高的台阶。在台阶上的开阔地中央，便是采煤三区“首脑”机关所在地。一幢二层楼房刚刚油漆过，墙壁泛着浅黄淡蓝的颜色，左边是澡堂，右边是灯房，灯房后面是高高的天轮井架。这天是迎接国庆节的高产日。天轮飞转，绳索抖动。电机车牵引着满载乌金墨玉的矿车不时驰过，向远处的储煤仓匆匆奔去。车轮与道轨的撞击声铿锵有力，同远处的雷声混杂在一起，组成一曲特有的交响乐曲，在矿山的雨夜中回荡……

当赵玉升疾步踏上工业广场台阶时，一道闪电撕破夜空，“轰隆隆”一声巨响，如倾如注的大雨便劈头盖脸向他打来，他没有顾及这些，又加快了脚步。

雨更大了，在闪电的照映下，雨柱泼在地上，溅起无数道碎枝。雨柱仿佛是魔术师一样，在制作着泡沫，又玩弄着泡沫，使它鼓起、破灭……雨水渐渐模糊了赵玉升的视野所及，唯有泡沫在闪光……

第一章 “不胜观赏美景”，果真如此吗？

两个月前的一天中午，赵玉升从局组织部拿着组织介绍信回到家里，把局党委的任命告诉家人，没想到，立刻遭到儿子赵剑的反对：

“爸，您不该去！”孩子的语气十分坚决。

“为啥？”父亲蓦然一惊。

“鬼窝”里喷出的火

“您不了解，我们矿的情况太复杂，您去了要栽跟头的！”

“知子莫若父。”赵玉升对自己的儿子是了解的，他除了长相酷似自己外，在脾气性格上，也有不少相象的地方。他具有同龄青少年少有的持重深沉，遇事善于动脑筋，观察分析问题能力强，凡是没有绝对把握的事情，他从不肯轻易下结论。

是的，儿子的话是中肯的。红石崖的情况他还是基本了解的。这个矿也和其它大部分企业一样，十几年来被折腾得不成样子。1970年上任的矿党委书记杨振新是“文革”干部。他有朝气，有能力，抓生产有魄力，使生产年年超额完成，成为全局叫得响的党委书记。但是，由于他过分追求产量，不顾采掘并举，因此使采掘比例严重失调，在超额的背后潜伏着极大的危险。由于他的苦心经营，全矿的干部队伍也围着他形成一张庞大的网，因此使几任矿长不但想有所为而不能，而且连每走一步都相当费力，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味道。因此很多来矿干部不是调离就是养病，这样更使得杨振新一声喊到底……。

“情况是复杂了点，不过，你知道爸爸姓什么？”

“姓什么？”赵剑大惑不解，茫然摇摇头。

赵玉升看到儿子那神情，不由得笑了起来，说：“姓共产党的人，可不是为了长命好听哪！”

赵剑听到父亲发自内心的话，默默不语了。有一件事情使他至今记忆犹新。有很长一段时间，爸爸像走马灯似的调来调去。今天成立什么保勤领导组，他去；明天，搞个什么中心学习组，他也去。到后来，不知人事部门的忽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的级别竟从副处级变成正科级。很多同事主张让他去问问，他却好像无事一样，说：“干什么不一样，有工作干就行。”照样认真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现在，赵剑见说不通爸爸，一转念，

又说：

“爸！来……”原来，赵剑不知从哪抄来了份所谓“诸葛武侯神卦”，说明中还告诉人们，心中有什么事情用三个字表达出来，然后根据笔划多少加减“215”之后就查表。对这些赵玉升当然不信，但是这个表里所查出的字，不论多少都是一句成语或一首诗，这就使赵玉升比较感兴趣，可以增加生活情趣嘛！现在他一下明白儿子的意图了，笑了笑说：

“真是个小迷信！”

“嗯，看看有首什么诗给你送行。”赵剑边说边翻出小笔记本来，又拿出张稿纸，问：

“写三个什么字呀？”

“什么字？简单点，就来个‘去上任’。”

“536”，赵剑迅速写出笔划数来，接着开始演算。不一会儿，草稿纸上已密密麻麻不少了。他开始查表了，口中念念有词：

“17 是个‘不’，232 是个‘胜’，447 是个‘观’……”

赵玉升倚在写字台边，饶有兴趣地看着儿子。一会儿，他见赵剑放下手中的小本本，便问：

“几个字？”

“24 个。您给断一下句子！”赵玉升虽然大学时所学专业是矿业，但他喜爱文学，懂一点诗词。他从赵剑手里接过那张纸，看了一下，边用钢笔在上面标点符号，边轻轻念了出来：

“‘不胜观赏美景，何须踏雪寻梅，孜孜乘兴而去，快快俯首而归’嗯！有味道。”

赵剑一看，喜上眉梢，急忙说：“真准确！那里就不适应您去，去了也不受欢迎。您看这‘快快俯首而归’，连头都不能

抬。”

“你呀！哈……我非来他个‘踏雪寻梅’不可！”

第二天一大早，赵玉升便搭上最早的一班公共汽车，奔驰在矿区蜿蜒的水泥公路上。东窗外，一边是碧绿的田野，另一边是一幢幢高耸的家属楼；一边是选煤楼下那一座座等待外运的煤山，另一边是一条清粼粼的小河……

汽车内，跑家的工人们在你一言我一语热烈谈论着，中心议题又是他们红石崖矿的事情。

“看看我们的‘光棍’书记（杨振新外号），‘四人帮’掌权时产量一翻再翻，到了给我们老邓出煤时倒没了气，害得咱连个奖金都拿不上！”

“哼！那时候你当他凭啥？还不是趁着地面煤山着火，一边多报损耗煤，一边翻笼跑空车，里外就哄共产党！”

“官方灵通人士透露：咱矿要来个硬矿长，好家伙，大学生！产量别愁上不去！”

“得了吧！肥肉早让光棍吃光了，我看，谁来了也是死人的×——没闹！”

“哈……”一句话引得这伙青年人哄堂大笑起来，他们一边笑一边得意洋洋地看着跑家的伙伴、技术科技术员高秀蓉。

高秀蓉本来静静地坐在离小伙子们很近的一个单人椅上，左手托腮，也斜着眼睛，饶有兴趣地听着大家的议论。谁知道冷不防冒出这样一句粗话，脸刷地红到耳根。她赶忙把头扭了过去。看到女技术员的一副窘态，年轻人更得意了，已经接近尾声的笑的波澜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一个瘦猴样的小伙子竟操起文诌诌的戏腔一字一顿地问道：

“高小姐，你乃洞悉我矿内情，以为此论如何？”

“鬼窝”里喷出的火

尽管高秀蓉是个姑娘，但她毕竟井上井下同工人们打了几年的交道，因此很快从窘态中摆脱出来。她面带微笑，不紧不慢地说：

“我说你们不要脸了，别再把鼻子拉长安到屁股上当尾巴！像个啥？”

年青人更活跃了，他们嘻笑着，想着馊主意逗趣：

“不过，鼻子当尾巴，再拉长也还是有点短吧？”车厢内的气氛一下更加热烈起来。还是那个瘦猴挤上来，眨巴着小眼诡谲地说：

“小姐，适才乃俗夫鄙语，多有冒犯，不必介意。鄙人曾见一副结婚对联，上联是：‘打进度分秒必争’，下联为：‘拿循环日夜不停’看后不解其意，万望当面指教，解释明白！”

“对，对！给解释解释！”大家起哄。

“这？”高秀蓉看这阵势，不应付一下必然还有更难听的东西冒出，怎么办呢？她本来明明知道这付对联的含意，但此时只好装傻卖傻地回答道：“还不是掘进队打进度，回采拿循环？”

车厢内的人们又大笑起来……

正在他们热闹的时候，赵玉升从前边挤了过来说：

“喂，小伙子们！以一群对一个有点不大公道吧？”

青年人一下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赵玉升。只见他倒了一下提提包的手，用另一只手抓住扶手风趣地说：

“哎？怎么倒端详开我啦？一个半截老汉有啥看的？前头没面子，后头没辫子。”

听到这话，那几个小青年都笑起来，连高透蓉也禁不住笑出了声。“这个人看五官长相挺老实，说出话来满风趣，真逗！”

“鬼窝”里喷出的火

被赵玉升从困境中解救出的女技术员心想。刚才那个瘦猴不拘束地说：

“您想知道我们矿的情况，那不难。‘光棍’书记那几年穷折腾，今天搞规划呀，明天闹翻番呀，净骗人。我说共产党败兴，就怨净用了些哄人干部。你看那煤山一着火把他乐的，东一下刀一刀把煤田都糟踏了。只见人家红帽子戴了一顶又一顶，什么‘大庆式企业’呀，什么‘赶开滦标兵’呀。真格是屎巴牛戴花——臭美！”

赵玉升认真地听着，额头上不时凝起“川”字来，他听到这里插问到：

“不是‘403’是计划中该采的盘区吗？”

“啊？‘403’！您说的就是‘鬼窝’？哼！‘光棍’比鬼还精，他才不舍得花那力气呢。有时间，哼，先看看谁的小媳妇好！”

赵玉升不吭声了。他沉吟了一会儿忽然说：“那我们进‘鬼窝’，有这个胆量吗？”

“你——？”小青年们顿时好奇地瞪大了眼睛，仿佛眼前站的不是同时代的人。有狐疑审视的目光，有撇嘴呲牙的神态，也有打哈哈的。还是瘦猴又重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赵玉升，挑衅说：“你？哼！说不定扳手腕能赢我们技术员不，还想开辟‘403’？”

“如果赢了呢？”赵玉升笑了，他盯着眼前这位年轻人说。

“瘦猴”真没想到他动真的，急忙修正说：

“行，让人家个手腕，咋样？”

“高技术员，拿出咱工人的气概！”

“扳，快扳！”

小青年们又起开了哄。瘦猴这阵子对这个中年人总觉的

“鬼窝”里喷出的火

面熟。现在，他一看中年人扳手腕的架式，一下想起有一次高产中在回采工作面，局团委书记和一个青工扳腕子，那情景和眼前的一模一样。对，就是他！他想到这里，猛看见高秀蓉已经站了起来，那只纤细的手腕已被那中年人卡住，不由得惊叫一声：

“啊，小高快撒手，那是你公公！”

“什么？——”人们一下惊呆了……

“不胜观赏美景，何须踏雪寻梅。孜孜乘兴而去，快快俯首而归。”难道，果真是“不胜观赏美景……”

当赵玉升走到三区值班室的时候，里面坐了不少人。有总工程师，生产矿长，安监矿长，区队各级领导。缕缕烟雾罩着整个房间，他们有坐有站有的干脆用目光盯着屋正中办公桌前正襟危坐的党委书记杨振新和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扶着电话机的矿长赵玉升。只见杨振新披着一件雨衣，双手捧着茶杯，表情十分严肃。他有四十八九岁，瘦马溜条的个子，长长的脸盘上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既不象那些经过战争年代的战火熏陶的老干部那老态龙钟的样子，又没有文革中新贵们那垂下的大肚皮。他把自己比喻得很形象，就是象《英雄儿女》中的王文清政委。那神情丝毫不比重大战役前军级指挥官差半分。而赵玉升仍然穿得那件湿透的白衬衫，他高高的个头，紫红色的脸膛，有棱有角的嘴唇，在不太浓的眉毛下有双严肃的目光，寸把长的头发松针一样竖立着，只见他十分严肃地对话筒说：

“电话室吗？我是赵玉升。从现在起除了‘403’三区值班室、调度室和局调度室的电话外，其余的全部掐掉，听清楚了

“鬼窝”里喷出的火

吗？好！给我接局调度室。”耳机滋滋响了几声便接通了。赵玉升转了一下身子，避开人们的目光，边看墙边上各盘区指示灯，边问：

“喂，局调度室？我是红石崖矿赵玉升。我矿三区‘403’发现火情，回采通道被阻，回采人员有下落吗？请速派救护队！”赵玉升又用话筒按了一下话机，略微迟疑了一下，又拿起耳机说：

“接调度室。喂，老韩，通知通风区救护队全副武装，开赴三区待命！”

“接13号。喂！‘403’皮带队吗？火情怎样？”

“烟越来越大，烟中出现火光，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出不来。”

“嗯！”赵玉升表情越来越严肃，“回采人员下落怎样？”

“不知道！”

“继续监视火情，一有变化，随时向值班室汇报。”

他通完话，放下手中的话筒，沉思了片刻，对值班人员说：“同8418工作面再联系！”

“8418……”

室内墙上的电钟表不慌不忙地走着，电话里发出滋滋的响声。

人们都十分焦急……

忽然，赵玉升一把抓起电话说：

“接调度室！老韩，你去通知技术科高秀蓉，让她带上‘403’资料和图纸来三区！要快！”

室外，电闪、雷鸣、大雨倾盆……

第二章 她被改革者的异光吸引着——真的！

“鬼窝”里喷出的火

接到电话后，高秀蓉迅速将图纸和资料装入皮包里，又觉得怕雨水从拉链渗入，于是又用雨布将皮包裹好，这才夹起皮包快步向三区跑去。

雨水顺着她的“刘海”不时流下，模糊了她的视线。她不时用手背抹去雨水，齐耳短辫也成了雨水的最好“导管”。流入她的脖子，她觉得凉快透了。但她并不理会这些，仍走着，跑着。在闪电的照映下，从她眉宇间透着庄重和青春的气息。尽管她父亲是局级干部，但她从来不以此自高自大而向人炫耀。记得她刚参加工作时，虽然是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深深爱着车窗外的矿山，爱着粗犷直爽的矿工。听说有一次，一个青年矿工上车后便随地吐了一口痰，她和蔼地说：“同志，请不要随地吐痰！”这个矿工一听，“啪！”又重重故意吐了一口。她没有发火，而是顺手拿出一张纸递了过去，“请吐在纸上。”那个矿工不好意思地说：“我专门考验考验你这文明车，果真不假。”后来，她报考了煤校，专修煤矿机电专业。毕业后，便申请到了一线，成为全矿唯一的女机电技术员。她愿意同矿工们打交道。只要知道哪个临时户家属的矿工，食堂吃饭没粮票，就把自己剩余的给他。别人听到“临时户，胶皮肚，十八碗十八碗喝糊糊”的笑话后笑得前仰后合，而她却含着泪花；别人听到“长期户，海绵肚，三个馒头一碗肉”的笑话后高兴得手舞足蹈，而她却觉得心理难受。别的干部下井走走过场，她却总是和工人们干到一起。抬支柱她双手护着肩膀抬一头，磨破的肩头疼得钻心，她把泪水悄悄抹去。别人下井时不愿钻低煤层，她却急着去。听说有一次钻低煤层进工作面时，由于人们爬得慢，后面的工人不知是她，就用锹柄一捅她的屁股说：“快爬！”她生气了，扭

“鬼窝”里喷出的火

头质问：“干什么？讨厌！”后面的工人借助矿灯的光柱一看是她，顿时不知所措：“哎！哎——”，看到那窘态，她又后悔言重了，扭头解释说：“前面的工人就慢，再说，是出煤班，安检员还没有检查完安全，忙啥……”

她疾步走着，不时又跑着，淡淡的诱人的“面友”味留在空中，混合在雨雾中。在这彩色的梦幻雾中，她被改革者的异光吸引着——真的！

又是一幕往事——

记得赵玉升来矿的头天早班，她就作为新矿长的向导同矿长一起向三区井口走去。

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已经升的很高了。由于气候反常，温度急剧上升，使人们感到十分闷热，预感到将有一场大雨要下了。

在通往三区的水泥公路两旁，挺拔的“冲天杨”在盛夏里卷屈着叶子，弯在水泥杆上的灯还亮着。路旁那间隔数十米的大幅标语牌红底白字写着很多口号，什么“同心协力搞四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等。美中不足的是这些标语牌上的油漆经过太阳的曝晒，有很多不争气地卷曲剥落了，竟露出原来那“批邓”“继续革命”的字样。

“哎，小高，矿开拓计划采‘403’，矿上迟迟不采，你给说说，到底啥意思？”赵玉升把目光从标语牌上收回，扭头问身边的高秀蓉。

高秀蓉没有立刻回答，她想了想才说：

“开辟‘403’，倒是原开拓的事，杨书记却认为远水不解近

“鬼窝”里喷出的火

渴，其实让我说，那才是方向，潜力大得很，不要说眼下这点任务，就是再有一半也不在乎。不过，倒有这么个实际问题，得改造‘305’运输大巷。这样就影响三区产量。哼，再说李文瑞是书记的红人，靠回煤皮过活，谁惹得起？”

“噢！”难怪三区多年超产，赵玉升心想：现在又独家完成任务，看来瓜葛不浅呢。不知不觉来到三区井口了。当他俩人刚跨过河桥时，就看见有几个身穿工作服，手拿安全帽，肩挎“三大件”的工人正懒懒地向灯房走去。其中一个青年人用五音不全的调门正唱《洪湖赤卫队》里韩英的唱段，仔细一听，才发觉连词儿都改了：

娘啊——

儿死后，

你把儿埋在那井口旁，

将儿的坟墓向灯房，

儿要听那姑娘唱，

看着同志们进澡堂……

“哎？……”赵玉升感到新鲜，又不解其意。那伙人听到背后的声音，一下子齐刷刷扭过身来，原来，那个唱歌的正是绰号“瘦猴”的一位工人。他一看是赵玉升他们时，才停止了唱歌，又调皮地捅了捅身边的年轻人说：

“赵剑，我不骗你吧！”

赵剑怪不好意思起来。腼腆地朝赵玉升笑了笑，算是打过了招呼。

“听听，尽些些歪词，我说现在的年轻人，高兴起来说玄了敢光着屁股蛋跳舞。烦恼上来，哎——那才没方向。”一个将近五十岁的老工人慢声慢气说到这里，就被“瘦猴”打断了：